



上 兵 场 练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练兵场上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长沙

练 兵 场 上

本 社 编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7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4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9·961 定价：0.34元

目 录

对 抗 赛

梁 信

刺杀先行班从全师各部队示范表演回来以后，连长、指导员安排他们吃了晚饭，洗了个澡，又把各班来串门的同志“轰”走了，让他们早点熄灯睡觉。

夜，静悄悄的，军营已经入睡了。虽然旅途辛劳，可作为党支部委员、班长的赵征，却没有入睡。这个同志革命责任心强，班里一出点问题，他心上象扎了刺。别看他长得粗粗实实，心可不粗。他刚上床睡不着，就瞪着大眼睛分析问题：把示范表演最后几天发生的事，零零星星暴露的思想，一件一件摆开，又穿起来，问题就成形了，显眼了，也感到它严重了！越是对问题的认识深入一步，越感到自己眼力不够，他就温习毛主席的书。《实践论》里好多段落他都熟悉，就在心里读，心里想……

“老高”的呼噜可真有水平。他鼻孔打雷嘴里还喊：“没问题儿！”又指手划脚把蚊帐摔打在一边。赵征赶忙轻轻下地，给他掖好蚊帐。经这一折腾，睡意全没有了，他干脆穿好衣服走出户外。

“老高”并不姓高，也不是外号，是副班长鲁正高名字的最后一个字。为什么这样叫？这是和他同年入伍的老战友们叫出来的，意思是“他的尾巴老有点高”。每当“有点高”的时候，战

友们叫一声“老高！”是提醒，是规劝，更是一股子热心肠。

“老高哇！”赵征在静悄悄的院子里，轻声自语。那声调流露着友爱、责备，又有点担心……

刺杀先行班外出示范表演丰收归来，这对全营全团都是个喜讯。各连队纷纷向团首长请求，要先行班表演一场，推动军训。特别是在这几个月内，在刺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的九连九班，第二天清晨就送来一封邀请信。那信上问寒问暖，热烈的情谊透过纸背，虚心的态度实在动人。早饭后，赵征郑重地把来信给全班读了。立刻得到几个同志的赞扬。

新战士小马说：“九班同志真谦虚，我们要学习人家这一点，这是老传统，也是新精神！”

可也有人嘴巴张得城门大，新战士小张说：

“听说九连九班这几个月学了两下子！听说过几天全团要组织对抗赛，大概想先摸摸我们的底。”

副班长鲁正高说：“后起之秀哩！”

新战士小李说：“是个劲敌。”

老战士、党小组长刘城紧接话头说：“小李子，你这话不中听！啥叫‘劲敌’呀？人家叫咱战友、老师，咱倒把人家当假设敌了？同志，瞧瞧人家这封信，那路线觉悟就是高哇！”

赵征忙着去营里汇报，就对大家说：“我赞成老刘和小马的意见，首先是要谦虚，向九班同志学习。小张，把这封信用大字抄在黑板上。副班长写封回信，表示我们好好向九班学习，提高路线觉悟。”

班长的态度很严肃，象刘城这样一些同志的心里马上动

了几动。应该说，全班十来个人的大多数，已经感觉到一场思想斗争摆在面前了。只有副班长“老高”，对当前的事不大在乎。你说他仅仅是大咧咧，也不尽然。他总认为，本班：一色党、团员，根子正，思想底子厚，军事技术强——“没问题儿！”

赵征向教导员汇报刚说个头，团部来电话：“刺杀先行班班长，在营里汇报完后，立刻到团作战训练股汇报。”

团部电话另一项内容是：刺杀先行班上午好好休息。下午，一、三营各抽一个班，和先行班组织一场对抗赛。互相学习，推动当前的刺杀训练。各连派代表参观学习。

也还是铁耙挠痒痒——硬手一个。”接着，他说：“说这种话的，虽然在全班十来个人当中，只占两三个人，可是影响全班路线觉悟的提高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可这正是我们当前思想上的薄弱环节。这首先是我领导得不好，我对自己要求不严，世界观改造不扎实。得到的教训是：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没肃清，训练中的政治工作还不够扎实，革命大批判不够深入。我们决心好好整顿一下。”

这一席话，讲得听汇报的主任心花怒放！赵征讲一句，他点一点头。他对眼前这个年轻的班长，越看越喜欢，越想越高兴。试问：两个多月时间，走遍全师各部队，进行了几十次示范表演，几十次竞赛保持不败纪录，被誉为“思想红，武艺精，作风好”的刺杀先行班，在一片赞扬声中，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深刻地解剖自己，怎能不令人喜爱呢！

作训股长提醒说：“向首长汇报一下这两个多月的全面情况吧。你刚才讲的都是后半个月的事，而且主要是缺点，那成绩呢？”

赵征说：“那归功于党的领导。”

作训股长说：“跟两个月以前比，你们的政治素质、军事素质，都提高很快，幅度很大，这是主流啊！”

赵征说：“那是各级首长帮助的。”

“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

一位参谋插话：“先行班和九连九班、二连四班的对抗赛，现在已经开始了。”

赵征从容答道：“恐怕我们班不行，搞不好。”

赵征说这话的时候，是下午四点四十多分钟。这时，映戈山下二营营部门前的大操场上，对抗赛已进入决赛阶段，紧要关头！

前面比赛的结果是：先行班与九连九班，各胜二连四班。然后是先行班与九班进行决赛。

参观学习的团直、各营连干部、战士代表，在火一般的烈日下，忘记了喝水，顾不上擦汗，提着气，目不转睛瞪着竞赛的双方，真紧张啊！附近的老乡也纷纷赶来，行路人听见杀声也跑过去，把偌大的操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水泄不通！

先行班与九班的决赛，各出七名选手，组成七对，前五对已经赛完。一开始，先行班先胜两局，以二比零领先。就是说，再胜两局第一名就拿到手了。第三、四局，双方各派出两名新战士。先行班的小张小李，技术是比较全面的，想不到他们连败两局。形势突然起了变化，二比二，成了平局。第五局，先行班战士小马，在苦战中胜了一局，把比分扳成三比二。

现在，正副裁判员已经站好。在先行班领先一局的基础上，进行第六局比赛。第六局，先行班刘城与九班副班长出场。这两个人都是稳健老练的选手，共同特点是：防守严密，防中有攻，持续力强，都不轻易出枪，出则必中。刘城的特点是场上清醒，防守时反弹力大，往往将对方的枪打脱手。不过他今天的对手却是个强劲的刺杀能手，九班副步法灵活，枪法多变，而且善于在对方运动中，捕捉战机，击中点好，从不偏枪。

开始后，九班副先虚刺一枪。刘城果然老练，不为所动。九

班副又出枪“刺左”，刘城“防左”。九班副感到对方枪的力量很大，打在自己的枪上震手。几枪之后，九班副察觉到老刘虽然力大、防守严密，但步法稍欠灵活。于是，他改变战术，利用左跨、右跨调动老刘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：他先用虚步跨左、“刺右”，老刘刚转身，他又急向右跨、“刺左”，步法快，枪也快，中。一比零。

离开。再战！老刘异常警惕，不得虚实不转身。因为双方都很谨慎，都很少出枪，参观者外行一点的看不出热闹。但内行人明白：这两个人功夫深，枪头狠，会保存体力，真正上战场是连续作战的好手。

老刘这时脑子里在绕弯：你调动俺，俺不被调动，还不算主动。俺要反调动你哩！这一清醒判断，决定了下一枪：九班副左跨，老刘假装被调动而向右转。与此同时九班副转枪“刺左”，老刘早有准备，猛力“防左”，九班副左手握不住枪，枪脱手。老刘趁势一个突刺，嘭！全场都听见了九班副护身的钢板响，好重的枪啊！

场上出现平局：一比一。

结局第三枪，双方都越战越猛，都频频加强进攻。九班副的战法是：跃退以引诱对方，多用“垫步刺”进攻。老刘是当对方用“垫步刺”时，每防必反击。两人都是大力枪，又快又猛，以致几分钟内出现七次“互刺”：同时刺中对方，按规定宣布无效。第八次又逼近。九班副先喊出杀声，“刺右”，但这是“欺骗刺”，目的是“骗右刺左”。老刘“防右”，跟着用了个出乎意料的枪法：“防右刺下”，这是他上场后还没用过的手段，结果刺

中。在老刘刺中后紧跟着九班副也刺中老刘的左胸。正裁判员喊了声“有！”

按比赛规则：先刺中有效，后中无效。正裁判员的喊声是判断：刘城刺中在先，有效。

敏感的观众已开始鼓掌。因为老刘这一枪决定这一局，这

局刘城先刺中九班副，九班副也刺中老刘，老刘这一枪决定这一局，这

翻胜。先行班与九班双方累计分数为三比三，平局。我们高度评价这种优良作风，请大家热烈鼓掌。”

其实他最后的两句话，早已淹没在雷鸣般的、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中了。首长们都起立鼓掌，向双方选手致意。

这真是一场比思想、比技术的全面大竞赛！观众不仅为那神奇的枪法，多变的战术，顽强的斗志，无穷的智慧而惊倒、赞叹，更使人敬佩的是那高尚的风格，正确的指导思想，一丝不苟的品德！许多连营干部激动地议论：这就是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有力批判。

风云多变，一浪推一浪，最后胜负就悬系在第七局上！这场对抗赛，也被推到了丰富多采的最高潮。

在这种难解难分的节骨眼上，要求选手必须智勇双全，经得起苦杀苦战，这是对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的综合考验。看谁，能用无产阶级思想统帅每一枪、每一动。

第七局上场的选手，鲁正高对九班长。论技术，各有所长，各有特点，各有看家本领。鲁正高是一个英勇出众的进攻型选手，每逢一上场，就能用连续的大力突刺压倒对方。他的突刺，熟练、神速，往往使对手只能招架几下，毫无还手之功。他的“打压刺”，使你膀酸肉麻！鲁正高同志这一身本领，是吃过大苦、流过大汗得来的。为了保卫祖国，苦练杀敌本领，他愿意流汗，也不怕流血，他冷练三九，热练三伏，不惜掉肉。但他在比赛场上，是个只能全胜，不能败一枪的人。“骄”字蒙住他的眼睛，缠住他的双脚，这是令人时常担心，也每每使同志心痛的一点。九班长是个能攻善守，技术全面的选手。特点是

多谋善断；反应快，能在一瞬间抓住对方弱点，迅速下定决心。为了实现已定的决心，能忍耐，待时机成熟，一枪击中。

第七局开始。

双方逼近，逼近。在这一瞬间，九班长透过护面抓住了鲁正高的眼神。按常情，象鲁正高这样训练有素的刺杀能手，应该是声色不露。但九班长注意到今天他反常，眼睛里流露着焦急、烦躁、又有些大意的神色。“他急于求成！”九班长想。

九班长深知鲁正高的猛，枪头硬，也深知自己要战胜这样的强手，非常不易。关键是第一枪，第一枪如果败给这种进攻型的勇将，那就非常危险。因此九班长对初战的处理是：避其锐气。

果然，一开始鲁正高就以急风暴雨般的连续进攻，压住了对手。不到两分钟，鲁正高一口气攻了二十多枪。九班长感到对方身动带风，脚躁地颤，枪击震手，杀声震耳，好一名威猛的战斗士啊！他只能步步退让，严密防守，不敢稍微松懈。

又二十几枪过去了，鲁正高气不长出，力不稍减，相反进攻更频繁，出枪更快。但九班长已敏锐地察觉到：他刺前的准备，进攻的路线，都不如前二十枪好了，而且脚下步法开始显得零碎。“还不到时候，再拖他两分钟。”九班长想。仍用蘑菇战术兜圈子。他多次大步跃退，引诱对方。鲁正高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体力消耗很大的情况下，仍有三、四次“打压刺”，使九班长全身震动，差一点枪脱手。几次威力很大的“突刺”，九班长奋起全身力气才防开、闪过。最后一次来势异常凶猛的“打压刺”，九班长估计难以防开了，只好快速推枪“突刺”对方，才争

得个“互中”，双方都无效。

对于九班长，认为这“互中”是力争来的。原来他就认识到鲁正高有许多长处，自己有许多不及对方的地方。只能用百折不挠的韧性克服困难，把竞赛当一堂课、一次锻炼、考验和学习。对于鲁正高，认为这“互中”是自己的失败。原来他认为自己技术全面，进攻力强，斗志旺。在刺杀方面除了对自己的班长赵征他心服口服而外，对别人他就是不服气。因此他今天想得很简单：先用连续进攻压制对方，然后用强力“打压刺”取胜。压制，他认为是成功了。但“打压刺”，他连用了六次，闹了个“互中”，他不服！

其实这时的形势，九班长已由劣势转为优势，而且头脑清醒，重视对方，保存了体力。鲁正高的败势已经定了。

再开始。鲁正高仍然是雨点般的“突刺”，用现象上的进攻，掩盖着思想上的焦躁。九班长则采取连续跃退，诱使对方匆忙进攻，步法错乱。眼看九班长已退到端线，鲁正高一个“垫步刺”，想迫使对方出线，想不到步子一乱，他摔倒了。

按比赛规则：“一方摔倒，另一方以枪虚刺（摔倒的），即可得分。”就是说，九班长这时用枪虚指对方一下，就算得分。但他没有这样办，他放弃了这一分，急忙和裁判员将鲁正高扶起。

在全场为九班长热烈鼓掌时，裁判员检查了鲁正高，摔得不重。鲁正高更是连连摆手，满不在乎，但他心里可当回事。他认为“互中”是失败，摔倒更丢人！他急于挽回面子，在体力、斗志都大减的情况下，仍企图挺着硬攻。然而九班长又一次分析形势，改变了战法：等对方刺出第一枪他防开之后，紧跟着一

枪接一枪步步紧逼，连续进攻，不让鲁正高喘息。

“老高”受不了这个！他一贯认为用连续进攻压制对方，是自己的拿手好戏。今天别人用这个治自己，怎么受得了！他对自己生气，憋着劲想反攻。这样，他陷于防守无力，反攻无术，枪法零乱，进退失策的境地。九班长一个快速大力“突刺”，他没防开，刺中。正副裁判同时喊：“有！”

场上比分：一比零。

双方离开。鲁正高脑子里出现了在现场上最可怕的情况：一片混乱，不知下一枪该怎么办。他想竭力使自己清醒过来，但已无能为力。九班长这时却迅速确定了下一步的战法。

再开始。双方一逼近，九班长马上进攻：“骗左”、“刺右”，鲁正高赶紧“防右”。但九班长这一枪仍是欺骗动作，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转枪——“刺左”！中。

这一枪神速、干脆、确实、有力，只有两三秒钟，痛痛快快，一攻即中，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。

裁判员宣布：九班长以二比零胜一局。对抗赛的全局是：九班第一名，先行班第二名。

对于走遍全师、每战必胜的刺杀先行班，得了个第二名这件事，立刻引起了一系列的强烈反响……

赵征在对抗赛结束后的一小时，回到了营部。他骑车一进入营区，就被同年入伍的老战友从车上叫下来好几次。大家向他报告结果：赞扬九班，表扬小马。特别是异口同声地称赞输了一局的刘城，认为他“技术精、思想红、作风好”。一路都批评“老高”，并再三叮咛赵征：火上房了，抢救这员猛将啊！要

他那无敌的枪头，遵照革命路线去拼杀。

赵征先到营部，将团部汇报的情况概要地报告了一下，然后才详细了解今天对抗赛的全过程。教导员知道他还没吃晚饭，就张罗着炒了点饭。一边看着赵征狼吞虎咽，一边说自己的看法：

“从现象上看，鲁正高组织不力，实质是骄，以为稳拿第一。头两局以二比零领先后，他更随便了：场外大声说话，和裁判员讲话也不立正。在小张小李上场前，他说：‘要猛！猛上加猛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’听听！……结果连败两局。按正常情况衡量，在前四局，你们班拿三局是完全可能的，小张小李也就输在这骄上。小马苦战扳回一局。刘城却遇上了九班最强的选手九班副。九班副是九班的刺杀小教员，能攻善守，作风好，连九班长遇上他都输多胜少。刘城主动提出自己的一枪失效，参观的干部很感动，包括团首长。三比三，鲁正高上场，骄上加慌，虽慌犹骄。一开始就是鲁莽地硬拼，全无主动灵活的气概。骄气冲得他晕头转向，连输两枪。……”

熄灯后，赵征顶着刮起的大风，回到连里。同志们已经睡了，他看到连史室里亮着灯，老刘和小马正谈心，于是他也加入。

三位战友谈得很晚很晚。

按照习惯，赵征躺在床上又把这一天的事一一摆开，用教导员的话当个主心骨，把它们联系起来思索、分析。矛盾抓到手以后，他掂三遍、想三遍，觉得对路，“骄”是主要的矛盾。然后就想怎样解决。他又温习毛主席的教导：“矛盾着的双方，依据一定的条件，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。”对呀！他想，不能正确对待荣誉，就会犯错误；如果能认真改正，坏事又能变好

事。解决问题，就是促使它向革命的方面转化……

太阳从映戈山后升起，鲜鲜亮亮。军营生活中普通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按照教导员的指示，赵征首先找副班长谈，听听他的意见。鲁正高一开口就承担责任，说自己组织不力。但他说的全是技术问题，甚至某某人，那一枪该怎样不该怎样，都讲得很详细。对于他自己的失败，他说：“打法不灵活，死板。不过这下子我也摸到九班长的底了，下次再赛，问题就不大了。”

赵征看他接触不到问题实质，就将听到的反映，教导员的意见，挑主要的摆了摆。

“老高”沉默了好半天，眼望着天边涌起的黑云，说：“反正输了。一输，什么话都难说了。”

赵征说：“老刘也输了。可大家说他身上看得出政治是统帅、是灵魂，叫人服。可见群众并不单纯以胜败来论人。”

“先行班名声大，目标大，我能力有限，可能不称职。但是说到骄傲，从现场上我还检查不到。”鲁正高深深叹口气又说，“班长！‘老高’二字，过去给人家印象太深了，压人哪！看来人不能有毛病，一错露百丑……”

赵征深情地说：“老战友，没人讲你不称职嘛，别说气话。允许人犯错误，也允许人改正错误，何况毛病。一错就是一丑，‘改掉改掉’，改了丑就掉，就正确了。也允许一时想不通，慢慢想。革命靠自觉。”

然后，赵征要副班长和自己一块去找小张、小李。

小张也检讨了几句，但是他又说：“裁判员看错了。”

鲁正高不同意，说：“这样讲不对，裁判员是正确的，只怪